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5n0626

佛說阿闍世王經

後漢 支婁迦讖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626 [Nos. 627-629]
佛說阿闍世王經卷上

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，萬二千比丘俱，菩薩八萬四千，一一尊復尊，諸菩薩摩訶薩，悉得諸總持、悉得無所罣閡欲、悉得無所從生法，而得如是三昧慧，悉得知一切人心之所行，如所欲以法教，令各得其所。諸四天王及天帝釋，釋天及諸天子，龍、閱叉、揵陀羅、阿須輪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人非人悉來會。時文殊師利在山一面異處，與二十五上人俱。何謂二十五人者？悉是菩薩，各各有名，名曰：若那師利、那羅達師利、三波師利、劫波頭師利、波頭師利、劫闍因陀樓、陀羅尼陀樓、羅陀波尼、羅陀牟訶多、私訶末、師訶惟迦闍、俱羅加那迦闍、沙訶質兜波沈、摩遮迦波、栝鎮遮薩、恕波陀波、坻盤拘利沙竭末、摩訶麗樓耆非、陀遮阿難陀、譬叉波貿耆、羅耶阿難陀、阿藍惟訶羅、摩抵吒沙、牟迦抵陀、阿喻達薩恕頞悉，是為二十五上人名。四兜術天子來到文殊師利所，欲聞法故，其天子名沙摩陀鳩遫摩羅、無拘遫摩、漫那羅揵陀沙訶、漚術曇惟訶，是為四天子。復有異天子少少，來到文殊師利所，欲聽法故。上人諸天子悉坐，各各說佛智慧甚尊，無有極不可議、不可度不可量、不可以凡而應僧那，皆言：「當何作法證方便而至無極智慧，乃至佛一切智不可議？」
慧首菩薩言：「於功德無有厭，於諸功德無所悕望，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惠施菩薩言：「等心如寂，其心悅懌柔軟，自隨其教，便持薩芸若心而堅固於僧那僧涅，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具足平等菩薩言：「不計校劫數，其當來劫無央數不可以為計，是為僧那。於僧那不自貢高，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具足行菩薩言：「不自念安，可至無極慧。所以者何？欲令一切皆安故。作是念者，不求復悉安一切，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蓮華具足菩薩言：「其不自伏意者，亦不能伏他人意。其能自伏意者，乃能伏他人意，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蓮華具行劫菩薩言：「其有隨欲者不可度欲，不隨欲者是乃度欲。其菩薩者，得利不得利其心無有異，若苦若樂、若謗若歎、若惡若善於是無所著。所以者何？亦不憂亦不喜。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制持諸根菩薩言：「不念他人作功德我可得，作是者不入無極慧。當念獨而無有伴。所以者何？念於一切故。諸不辦者我當辦之，須

與精進不以懈怠，欲教一切。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持行如地菩薩言：「譬若如地，一切草木藥舍宅城郭，無不因地而住者，地亦無所置。一切仰而得活，亦不以為煩荷。菩薩者亦當如是持心，當若地亦不喜怒持心，當令一切各各得其所，亦不念還復。其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寶願菩薩言：「當持心如尊不自卑，於夢中亦無二心。所以者何？無羅漢、辟支佛意。其所作者，譬若如寶不離菩薩，若不失一切人心，於珍寶心無所貪惜，其從索者皆開導為摩訶衍。所以者何？無心與心等者，無心慧與是心慧等者，亦無所增無所減，其心無所貪惜。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寶印手菩薩言：「視五道生死人譬如墮海，菩薩若心而愍念之，當以手授之。所以者何？為無黠者作黠首，其貪者為作無所惜首，其不持戒者為作戒首，其瞋怒者為作忍辱首，其懈怠者為作精進首，其亂意者為作一心首，其無慧者為作智慧首，其無功德者為作功德首，以功德首印三法寶。何謂三？令一切具足佛智慧教化而造作，自解其身珍寶功德，念一切諸法譬如空，是故為法寶之首，是為三。其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師子意菩薩言：「其身作是僧那者，無所恐懼亦不畏，亦不却亦不解衣，毛不復起。所以者何？於生死無有惡故。亦不作於泥洹，等住於苦樂不作二心。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師子步過無懼菩薩言：「其弱劣者不能逮此，是者大士之所作。所以者何？以捨眾惡、以不諛諂、以應質朴，則不貢高、無瞋恚之心，所作不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用忠政故則無婬嫉，以無惡心其愚癡若冥，以無此者其身口意以平等，所語如語不失其意，甚尊所作欲成。所以者何？用至誠故俱以法自娛樂。以如法者不貪惜壽命。所以者何？不貪軀命、不捨一切故。所施與無所貪惜，欲令人得其所故。所入者正則非邪道。其貧者為作珍寶藏，其有病者則為作醫，其恐懼者則為作護，其劣者則為作道地，其入邪者則為作政導，其無智者則為作智，一切諸順何所恨起意。大士以度脫此中忍，所受法本如住。作是者乃至無極慧。」
紫磨金色菩薩言：「所念譬如空。所以者何？無所不遍。以大哀無所不覆，其心常喜面頰而悅，諸所欲樂者其心不在其中，所施與譬如天無所不蔽，其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亦復如是。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發意即轉法輪菩薩言：「其有新發意者，不當令魔得其便，不失諸佛天神意，作心住者以應法輪轉。所以者何？用發好心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無所生。其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
諸語自然普無不入菩薩言：「當持心無所不入。所以者何？諸法自然其本悉空，一切所語皆空，譬若虛空無所不入。菩薩者當復如是，其心無所不入，有所作如語，其智無所不曉。其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樂不動菩薩言：「諸所有音無有音，諸所有聲而不可得，以知是者亦不以喜、亦不以憂、亦不懈怠。所以者何？譬若泰山而得風亦無所動。諸好音惡音，菩薩心亦不以喜歡、亦不以憂慼。所以者何？無所著。無所著謂佛語。若異道語俱空無所有，視諸欲有所作者皆有盡，以知盡而不貢高。作是法者疾成至佛。」
海意菩薩言：「其心當如海所受，慧而無極。譬如海，受於眾流合為一味。菩薩以諸所有合為一法。所以者何？用微妙故。不與十二因緣有所變，念法身亦不增亦不減，為一切作功德。所作功德欲令一切皆得，是為不可盡功德。當護不著不斷，以意力制身，諸所有所作皆等無有異。作是故發意慧者，具足可至無極慧。」
大光明菩薩言：「當持心，其智慧、其光明如佛，非俗人之所作，其意習光明無所不照。所以者何？欲令世間知以為法，則其意習施與光明無所不照，習戒光明無所不照，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悉習，其光明無所不照。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焰明菩薩言：「以功德慧心為眼，清淨所視色無有惡，聲、香、味、細滑、法亦復如是，以淨於六事。何謂六？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。諸所可者不那中作樂，用心淨故。所視人欲令悉入佛法，其不正者以法率化，所有好物人來索之無所愛惜，既與不從後悔。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可意王菩薩言：「其有罵詈撾捶者亦不瞋恚，但念其法。以何念法？何所罵者？何所瞋者？其撾捶亦爾。以內空無所得，於外空無所疑，身於身無所見，亦不見於他人。所以者何？其索手脚者歡喜與之，其欲取頭者其心倍悅，若索城及珍寶，其有索者無所貪惜，其求妻子即持施與無有異心。若諷誦起是經得一章歡喜，不樂為金輪王歡樂，為一切人說法而不作釋，願樂造一人發心為菩薩，不作梵天願樂見佛，不貪三千大千剎土之珍寶。作是者常無懈怠，如是歡喜可至無極慧。」
所視無底菩薩言：「視一切諸所有，不念是我所。悉清淨剎土，不念有與無。見諸佛不想色求。所以者何？用法身故。視一切人心，不求一切人之所有。所以者何？其德眼逮得清淨，便有道眼神足備具。以得慧眼便知所有無所可貪，便得佛眼，十八法悉具。以得法眼者具足十種力，其作如僧那僧涅者便至無極慧。」
作無底行菩薩言：「一切所作如薩芸若所作。何以故？無所住故，以無所住但念諸法。菩薩作是者不以諸順，何為墮？亦不以罪墮，

亦不以魔事墮。所以者何？不捨法故、不犯非法以故致是，以度罪所作魔事。以應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說息愛意菩薩言：「一切所有者亦不從人受，以所作便唵嗒諸魔。以自知者無所有亦無所復作，以知無所復作便制五陰，以知五陰者無有魔事，以度魔界者所作中道無所覆蔽，已度無所覆蔽菩薩摩訶薩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所起即悔菩薩言：「諸所作非法意而悔之，所作如法其心無異。所以者何？常當專心作善，其身有所作，不欲令人不可。若口若意所作，不欲令人有不可。其有愁憂者，以法寬大令不愁憂。作是者是為菩薩摩訶薩，可至無極慧。」
得一切願菩薩言：「其有如淨戒者所願必得，以如淨戒者不復犯俗，不犯俗者以應三十七品根株如薩芸若。其以如淨戒者不犯三十七品。是為菩薩摩訶薩所作以至無極慧。」
普等華天子言：「譬若樹有華，其見莫不歡喜，所作功德一切莫不蒙者。譬若忉利天上拘耆樹，而有華熾盛，諸天莫不愛樂。菩薩以法為一切作眼，譬若華，若天上摩尼之寶而無瑕穢。菩薩清淨其心如是，其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光明華天子言：「譬若如日出，眾冥索盡，所有諸色悉見。菩薩以智慧無所不照，其諸愚癡冥盡索為開闢。所以者何？終不而當明故。其在冥者，見明便得道徑。菩薩以住道徑者，其忘失道徑者指示道路。以如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天香華天子言：「譬如漫陀羅華，其香聞縱廣上下四維各四十里。菩薩以所聞淨戒、三昧、持智慧以為香，三千大千無不聞者。是香愈無央數人病，其以所聞淨戒、三昧、智慧。菩薩以住是者便至無極慧。」
信法行得天子言：「當住法當所作者，以如菩薩法者常不復懈怠，無所復懈無復念，便當得十事：習六波羅蜜，以四等心、五句、四事，總三脫忍辱利令人發意，其身不離，以溫和拘舍羅教，悉持諸法要，所信無有異，是為十事。其作是者可至無極慧。」
文殊師利謂諸上人及諸天子：「菩薩住無所住。何謂住無所住？於三界不以三界作習，不習者是為內，亦不求習者是為外。雖外不墮弟子無所習，復不墮辟支佛地。習謂生死，所學習謂無所知。習者是為名，所學習是為色。習者是因緣，所學習謂有所見。習者謂愛，所學習謂有所根。習者謂我，所學習謂非我。習者貪，所學習所施與無有異。習者謂犯戒，所學習謂不於戒自貢高。習者謂瞋怒，所學習忍辱而不貢高。習者無精進，所學習精進而不自貢高。習者謂亂意，所學習為一心而不自貢高。習者謂無知，所學習智慧不貢高。習者謂無功德，所學習謂作功德而不貢高。習者謂俗法，

所學習謂道法不自貢高。習者謂無脫，所學習謂得脫而具足不貢高。習者謂有罪，所學習無有罪亦不貢高。習者謂有餘，所學習無有餘盡亦不貢高。菩薩習無所習，一切護亦不著亦不斷，作是者便至無極慧。諸法一切無所得。所以者何？無所入亦無所不入故。是一切智便至一切智，無所得者一切智。得一切智不可以色計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識亦爾。不從法數亦不從非法數，亦不一切智施與為數。所以者何？施與者亦不離一切智。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亦不為數。何以故？一切智從智慧。一切智者無所不入，亦不過去當來，亦不入現在。所以者何？以過三世故。一切智者不以眼而視之，耳鼻舌身意亦爾。所以者何？以過諸界故。若男子女人欲求一切智者，當如一切智住。當云何住？於諸法一切無所住，是為一切智住。不自念法是我所，作是者為一切智。一切人法佛法等，如是無有異，是為一切智。其求欲得一切智者，會從四大得。所以者何？為身不作身計。所以者何？不以作因緣故。其有功德法無有功德法，其所有是為我所者皆非我所，我者無所生，無所生者無有計，其計者是為不生，其示若見者是皆無有生，以知無生無所生慧，作是等者是為薩芸若。」

文殊師利說是事時，二千天子悉得無所從生法忍，萬二千人悉發無上平等道意。

樂不動菩薩謂文殊師利：「共到佛所問菩薩當云何住。」應時文殊師利化作如來在眾會中而坐，其形狀被服如釋迦文佛。文殊師利謂波坻槃拘利菩薩言：「屬之所問，今佛在是，可問菩薩住。」波坻槃拘利菩薩不知是為化佛，前長跪問：「怛薩阿竭！菩薩當云何有所住？」化佛言：「如我所作，菩薩當如是住。」復問：「云何如佛？」其佛言：「亦不從施與，亦不從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亦不從欲，亦不從色、亦不從無色，亦不從身行、亦不從口行、亦不從意行，諸所行無所著故。」其佛問波坻槃拘利：「化者而有所從行不？」則答言：「無所從行。」其佛言：「如化無所從行，菩薩當作是行。」

波坻槃拘利菩薩復問文殊師利：「是佛當無化佛乎？」文殊師利答言：「若自知諸法如化不？」則答言：「諸法實如化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以知諸法化，何為復問如來化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仁者謂以諸佛悉化？」則復問文殊師利言：「佛者從何所化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所作本清淨，何以故而有化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故佛無有吾、無有我、無有人、無有壽、無有命，亦不依佛住，亦不依凡人住。」

波坻盤拘利菩薩復問化佛：「本何所學自致得佛？」其佛言：「無所學是菩薩學。何以故？亦不自念我欲求是亦不求是，亦不憂亦不

喜，亦不緣亦不所化，亦無所見亦無處所，亦無有想亦無有字，亦無有色，一切無所希望是菩薩學。作是學者以為等學，作是學者無所著、無所縛，作是學者無有欲、無有怒、無有癡，作是學者無所愛、無所憎，其學是者不自念我作是學，是為學作是學。作是學者不墮惡道。」其佛言：「若有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欲成至佛者，當作如我學。」復問：「何所是佛學？」其佛言：「亦不作罪亦不墮罪亦不所與，亦無所持亦無所不持，亦不持戒亦無有戒，亦不忍辱亦不惡意，亦不精進亦無懈怠，亦不禪亦不亂意，亦不智慧亦無所知，亦無所學亦不有所學，亦不所成亦無有所成，亦不菩薩亦不佛法，亦不自念有身亦不念他人有身。其所見者無有想，亦不法想亦不無法想不想無想。」其佛言：「曉了是者，菩薩當作是學。所以者何？諸法一切如幻是為相。諸法一切皆合。所以者何？雖無央數事念之皆空，無所有合則為空。諸法不可見。所以者何？諸法等而無差特。諸法悉默。所以者何？不語不言。是故無有處所。何以故？諸法無所生。其信是者，亦不念所行，亦不念得脫，亦不菩薩自貢高。」其佛言：「若聞是學者，不恐不怖不畏，是故名為菩薩。譬若空不畏火、不畏風、不畏雨、不畏煙、不畏雲，亦不畏雷亦不畏電。所以者何？是空法故。菩薩者當如是，一切無所畏懼。菩薩心以如空者乃伏眾魔，便能為佛，能為一切作護。」其化佛說是語竟便不復現。

波坻槃拘利菩薩問文殊師利：「今怛薩阿竭所湊？」則答言：「所從來處而所湊，所湊處從是來。」波坻槃拘利謂文殊師利：「其化者無所從來無所從去，何謂從來？」文殊師利答言：「譬若如化，來無道徑、去無道徑。諸法亦爾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。」波坻槃拘利復問：「何所是諸法之處？」則答言：「自然住是之處。」復問：「一切何所處是其處？」「如所作是其處。」復問：「諸法無所作無有罪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如是者諸法無所作無有罪。其法去亦無有作者、無有作罪者，諸所有悉入法身。」則復問文殊師利：「無有作、無有罪，何以言人隨其所作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審如所問，人亦無所作亦無有罪。所以者何？是人之法法身故，亦無有作亦無有罪，如所作如所得，是三者等。」波坻槃拘利菩薩復問：「是三事等乎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怛薩阿竭等，故三事適等。」復問：「怛薩阿竭者，無作、無罪、無得，是三事何緣與等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怛薩阿竭無作、無罪、無得。其作、其罪、其得，如所為以故等。其罪以過了不見罪，已過當來亦不離怛薩阿竭故說。」是時如在釋迦文佛所，尊者舍利弗、阿難及諸尊比丘，悉承佛威神，皆聞文殊師利所說。舍利弗言：「善哉善哉！上人之所作，以法無所不感動，不離法身，其有智者聞是莫不發意。」佛言：「審

如所語。菩薩者學無所學，所語平等無有異，如所種得其實。其菩薩者所學者慧，如是所說如慧。」佛語舍利弗：「汝若所學自致是慧。」

頂中光明菩薩白佛：「何所聲聞所學？何所菩薩所學？」佛言：「有限有著故為弟子學，無有限無有礙是為菩薩學。如聲聞者其學小其智少；菩薩者學廣大，其所知無有極，所說無所罣礙。」

光智菩薩白佛：「唯怛薩阿竭作感應，令文殊師利眾會悉來到是。所以者何？其在是會皆令得無所亡失。所以者何？文殊師利所說甚深微妙。其欲聞者，隨其所欲各令得所。」佛即感動，文殊師利應時與二十五上人及諸天子俱到佛所，前作禮而住。

光智菩薩問文殊師利：「佛在是間，而若何緣得在異處而說法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所以不在是間者，佛甚尊不可當，或所語可怛薩阿竭意、或不可意，故在一面。」其菩薩復問：「說何所法而可怛薩阿竭者？」文殊師利答言：「佛自知之。」復言：「雖爾會說其意。」文殊師利則言：「如我所知少當說。」則言：「何言是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如所說，所說法而不異。如怛薩阿竭，如本際而不可說，如法住如法說。為怛薩阿竭意，無所止、無所斷，亦不緣亦無所緣，亦無所增亦無所減，作是說而不失怛薩阿竭意，亦於身無所失，亦不令他人有所失，亦不亡法，亦不亡生死，亦不亡泥洹，作是說者亦不失怛薩阿竭意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如文殊師利所說，以可怛薩阿竭意。所以者何。亦不過亦不減。適在中無所想。所以者何？文殊師利俗三昧說事如故，不見諸法有所增者、有所減者。如文殊師利所說，不失怛薩阿竭意。」說是語時，八百天子皆得無所從生法忍。

爾時眾會中復有二百天子，皆前以發菩薩意而未堅固，皆欲墮落，各各有念：「佛法無有極，難得至佛。我等不在菩薩學中，不如取羅漢辟支佛而般泥洹。」佛悉知是人可成為菩薩而中欲意轉，佛便化作一迦羅越，持百味飯滿鉢齎到佛所，前而作禮，以鉢上佛：「惟加哀受之。」佛即受鉢。文殊師利便從坐起，叉手白佛：「雖食，當念故恩。」舍利弗心念：「佛本從何等，而文殊師利言當念故恩乎？」則問佛：「文殊師利本有何功德而置怛薩阿竭。」佛言：「且忍，今為汝決狐疑。」即以鉢捨地，其鉢便下沒過諸佛剎，直下過七十二恒邊沙等剎土，剎土名曰漚呵沙(漚呵沙者天竺語，漢言名曰明開闢)，其佛號荼毘羅耶(漢曰光明王)，今現在。其鉢在彼佛剎住止空中，亦無持者。鉢所過諸佛剎，其佛侍者皆問佛：「是鉢從何所來？」諸佛言：「上方有剎名曰沙呵，佛號字釋迦文，鉢從彼來。所以者何？救護墮落菩薩意故，以變化感動。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行求鉢來。」舍利弗即承佛威神，自以慧力入萬三昧，過萬佛剎亦不見亦不得。從三昧還白佛：「求之不見不得。」佛言：「且捨。」佛復謂大目揵連：「行求索鉢。」則承佛威神，自蒙神足力入八千三昧，過八千佛剎，無所見無所得。則從三昧還白佛：「求之不見不能得。」佛語須菩提：「行求鉢來。」則入萬二千三昧，過萬二千佛剎亦不見亦不得。即從三昧還白佛：「求之不見不能得。」則五百尊比丘，各各以神足行求索鉢，亦不能見亦不能得。

須菩提從座起白彌勒菩薩：「仁者高才一生補處，現當來佛。吾等行求鉢不能得，惟行求之。」彌勒則答言：「如若所說實一生補處，今者不及文殊師利所作三昧及其名字。聽我所言。我作佛時，如恒邊沙等悉為文殊師利，復不能知我行步舉足下足之事；如今者實不逮及。不如報文殊師利而行求之。」則須菩提白佛：「唯怛薩阿竭！當令文殊師利而行求鉢。」佛即謂文殊師利：「行求鉢來。」文殊師利即默聲，以受教即自思念，而不起坐、不離佛、不捨眾會，於是便能致鉢。即時三昧為無所不遍入，即於眾會以手指地，其手而下行，所過佛剎悉為諸佛接其足，下方莫不聞其聲道：「釋迦文佛致問。」其臂者一一毛放億百千光明，一一明者有億百千蓮華，一一蓮華上者皆有菩薩，其菩薩者皆各各歎釋迦文佛。是所過剎土皆為六反震動，其剎土皆嚴莊幢幡而起，所過處悉皆見文殊師利以右手悉接諸佛足，皆言釋迦文佛之所致問。過七十二恒邊沙等剎，到明開闢剎土，乃至荼毘羅耶佛所，前作禮，為釋迦文佛致問。其臂上毛一一毛有億百千光明億百千蓮華，一一蓮華上各有坐菩薩，悉歎釋迦文佛功德。其菩薩光明、彼佛光明如不相錯，各各自見光明王佛邊有侍者。而尊菩薩名曰光尊，自問其佛：「是誰手臂姝好乃爾？其毛光明，蓮華菩薩之所歌歎彼佛功德。」其佛言：「上方過七十二恒邊沙等剎土，名曰沙呵，其佛號字釋迦文佛，今現在前。有菩薩名文殊師利，不可思議僧涅，其智無所不度，以續在彼佛前，坐用鉢故而投手乃到是間。」其菩薩悉作是念，皆白其佛：「譬如渴人欲得飲，願欲得見釋迦文佛、文殊師利及其剎土。」其佛即以兩眉中央相而放光明，徹照過七十二恒邊沙剎，乃至沙呵剎悉為開闢，其有人見其光明者皆得安隱。其身譬如遮迦越羅，其有凡比丘者得須陀洹。其過三道上者，皆有八惟務禪，應時得羅漢。其菩薩身得是光明者，皆逮得日明三昧。荼毘羅耶佛剎諸菩薩，從彼間悉見是間及諸聲聞諸菩薩。以見是間剎土則而淚出，便言：「若瑠璃清淨及其摩尼墮其污泥，誠可惜之。所以者何？沙呵剎土諸菩薩，誠可惜之，而生彼間。」荼毘羅耶佛謂波羶頭菩薩：「汝不曉是，勿得說之。所以者何？我剎土千劫行禪，

不如彼佛剎人行慈從日出至食，其所功德過倍是間。彼之菩薩雖有宿命，行法如彈指頃者其罪盡索。」
是間菩薩悉問佛：「是光明從何所來？今身皆安隱。」佛則言：「下方過七十二恒邊沙等佛剎土，名漚呵沙。何佛者？號字荼毘羅耶，放兩眉中央相光明。」菩薩悉白佛：「願聞欲見漚呵沙剎土及怛薩阿竭荼毘羅耶。」應時釋迦文放足下光明，照下方過七十二恒邊沙等剎，漚呵沙剎土及荼毘羅耶佛盡為開闢。彼剎菩薩見其光明入其身，悉得摩仳低三昧具足(三昧者天竺語，漢解之名須彌光明)。是間菩薩盡見彼佛及剎，譬如在地住者，莫不見日月星宿。下方見是間，亦如是間見下方荼毘羅耶漚呵沙剎土。
文殊師利以右手取其鉢，與無央數拘利那術百千菩薩俱而來上。所過諸剎土，其蓮華一一毛光明稍稍而盡，其鉢便在手中。是間文殊師利則從坐起，為佛作禮，以鉢授佛，佛則受之。其菩薩從下上者悉作禮，各各自以佛名謝釋迦文佛。怛薩阿竭即時各令就坐。悉皆受教，各各而坐。
佛謂舍利弗：「向之所問，用文殊師利所問故，今為汝說之。已過去無央數不可計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佛號字勇莫能勝，其剎名無常。爾時諸聲聞八萬四千人，菩薩萬二千人俱悉會，其佛為三道家如說法。」佛言：「時怛薩阿竭勇莫能勝，於五惡世而作佛。有比丘名慧王，明於經法，持鉢入惟致國中而行分衛，得百味飯若干種食。爾時有尊者子名離垢王，為乳母所抱持，在城門外而住。其兒遙見明經比丘，欲從抱下，得下便取之求其食，比丘即以蜜餅授與之。其兒則食之，知味甘美，隨比丘而行，不顧念乳母，便隨至勇莫能勝佛所，則為佛作禮而坐一面。若那羅耶比丘以所持鉢得食而與是兒，令上其佛，兒則受之以上怛薩阿竭。其佛受食，鉢則為滿，其兒所持鉢食續如故。復以是食遍八萬四千比丘及菩薩萬二千人，各各悉飽滿，其兒所持食續復如故。佛以威神令兒歡喜，并蒙本之功德即為盡信，便前而住，即歎其佛，所持鉢食而奉上。以應時滿，其所持者亦不缺減，遍比丘及諸菩薩其食續在，乃知佛尊亦不盡索而復增益。其供養佛者，功德可重而增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是兒以一鉢食，乃至七日其食不減，滿則如故。其佛阿波羅耆陀陀教導其兒，自歸佛及法、比丘僧，授與五戒，教令悔過，勸助功德。乃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其兒父母求索子無所不遍，乃至怛薩阿竭所，前為佛作禮而住。其子見父母，前為作禮而譽言：『我今入菩薩法，用一切故願復發意。所以者何？難值佛故。』語其父母：『視佛相及其種好，其慧無所不遍，其道以度。願欲我身令得作沙門。所以者何？難與怛薩阿竭會故。』父母即言：『善哉善哉！隨子之所欲歡樂。子之所求，悉如子之願。吾等

亦復發心，當從汝為法，則今悉放其舍宅，亦復効汝而為沙門。』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是兒之所言，父母及五百人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悉於阿波羅耆陀陀佛所皆作沙門。」佛語舍利弗：「汝之所疑者，即若那羅耶比丘者文殊師利是，其時兒尊者子惟摩羅和耶者則是我身。文殊師利以食與我，作其功德而令發心，是則本之初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恩師。」佛語舍利弗：「汝欲知其今佛十種力、四事無所畏，其智慧不可議，悉文殊師利之所發動。所以者何？心則是根本。」

佛復語舍利弗：「如我身等不可數阿僧祇剎土諸佛，悉為文殊師利之所發動，號悉字釋迦文佛。如是佛數，復有號為提式沸佛，復有號式佛，復有號提和竭佛，復有號惟衛佛。」佛語舍利弗：「悉說是諸佛字，從劫至劫未有竟時，皆悉文殊師利之所發動，今現在悉轉法輪中，有般泥洹者，中有行菩薩道者，中有在兜術天上者，中有在母腹者，中有生者，中有捨家求佛者，中有坐佛樹下者，中有成佛者，猶不可盡。」佛謂舍利弗：「文殊師利者，是菩薩之父母，是則為迦羅蜜。屬所問者，何緣而置怛薩阿竭？而我之所得，悉蒙文殊師利恩，以為是恩故。其二百天子即時自念：『諸法學者乃可有所成，吾等尚可。所以者何？今是釋迦文佛，為文殊師利所發意自致成佛，我等何為懈怠？』用是念故其心則堅，悉得盡信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文殊師利以手變化而得鉢，無所不感動，是謂本之學習。從是剎土乃到下方，過不可數人，皆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十方今現在諸佛，皆以珍寶華蓋用供養法故，悉覆三千大千之剎土，從其華蓋盡聞其音，如釋迦文佛之所言，皆文殊師利之所感動。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若男子女人欲疾般泥洹者，當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所以者何？有人畏生死而不能發心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欲求聲聞作阿羅漢早取般泥洹。其作是言者，我續見在於生死中。有菩薩而精進者，已成至佛。所以者何？以過去無央數不可計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佛號字一切度，壽一萬歲，有百億弟子。有尊比丘名莫能勝，其智慧甚巍巍。後有尊比丘名得大願，其神足甚亦巍巍。爾時怛薩阿竭整衣服持鉢，與比丘俱入常名聞國分衛。其尊比丘智慧備足者在佛之右，其神足比丘在佛之左，有尊比丘名悔智，隨佛後而侍之。八千菩薩而在前導，中有如釋者，中有如天子被服者，中有如天者，中有如四天王者，皆悉令人治道，用怛薩阿竭故。」佛語舍利弗：「時佛以入彼城道徑而過於市。有三尊者子，各各尚小，莊嚴被服甚姝好，而共坐戲。是一兒遙見佛且來，及諸比丘菩薩光明甚巍巍。其小兒謂二兒，以手遙指示之，乃見怛薩阿竭來，

光明與相隨者不甚好乃爾。其二兒則言：『以見之。』是一兒便言：『此者一切之中極尊而無與等者，吾等當供養。所以者何？其福無量。』其二兒則答言：『亦無華香，當何以供之？』其一兒則脫著身白珠著手中，便報謂二兒：『是猶可以供佛智者。見怛薩阿竭，不當作貪。』則其二兒効解取著頭上白珠著其手中，即各歎言，行至佛所，譬若度水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心淨而等住故。是一兒復問二兒：『持是功德以何求索？』其一兒言：『願如佛右面尊比丘。』其一兒言：『願如左面神足比丘。』是二兒各各有是願已，復共問一兒：『若願何等？』即報言：『我欲如佛，其光明無輩，如師子獨步，常有眾而隨我。』是兒作是說時，虛空中八千天子皆言：『善哉善哉！如若之所言，天上天下一切蒙若恩。』是三兒相將來至佛前。其怛薩阿竭呼侍者沙竭：『汝乃見是三兒而持白珠來者不？其中央行小兒，悅心精進來行，舉其一足時，却其罪百劫。如下一足，後事事當更百遮迦越羅。如是數，當復更釋亦如是，其梵天亦等如是，其一舉足之功德中百見佛。』語適竟，是三兒已到，前為怛薩阿竭作禮，各各以其白珠散佛上。其二兒發聲聞意者，所散珠各在佛上肩昇；其一兒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者，而散白珠在佛頭上，而在虛空化為珠華交露之帳，正等而四方，中有床，怛薩阿竭而坐之。其佛則時笑。沙竭勃問佛：『怛薩阿竭所笑，會當有意。願聞其說。』佛言：『見二兒發聲聞意者不？所以者何？皆畏生死之懼故，是以不發菩薩心。所以者何？欲疾般泥洹故。』其侍者問：『其一兒當云何？』佛復謂言：『是中央兒以後自致成佛，是二兒乃為作聲聞，其一者智慧甚當尊，一者神足亦復爾。』」

釋迦文佛問舍利弗：「汝乃知是中央兒不？」舍利弗言：「不及。」佛言：「則我身是。乃知右面之兒不？」舍利弗言：「不及。」「爾時之兒，則舍利弗是。其左面之兒，則大目揵連是。」佛謂舍利弗：「汝等本畏生死故不發菩薩心，而欲疾般泥洹。觀其一兒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者，今我自致成佛。如汝等不離吾法，而作聲聞乃得解脫。」佛復謂舍利弗：「其欲疾般泥洹者，當發意求佛如我。向之所說其疾者，無過薩芸若。所以者何？無所罣礙故、用持尊故、用無盡故、用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故、莫能有及等故、持有好故、以過諸聲聞辟支佛故。其欲作者，便得薩芸若意，亦復如是。」

說摩訶衍品時，萬人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其一一尊比丘，舍利弗、摩訶目揵連、阿難、舍比、摩訶迦葉、螽越難頭、耶和致難離、分耨頭陀、須菩提等，悉以頭面著佛足，皆譽言：「若男子女人欲求道者，當發尊意。所以者何？如佛百千以法為吾等說，不能

復發作菩薩心，皆而有悔為羅漢故，不如本作五逆惡，其罪猶有解脫，可發心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今者以無所益。所以者何？惟燒佛種故。其器者以不堪菩薩心。所以者何？譬若死人無益於生者。今吾等以得脫，無益於天上天下。有兩足若四足者，皆依地而得活。其有發心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者，諸天及人皆蒙其恩。」
爾時阿闍世王乘四馬車與群臣俱出，而到佛所，前為作禮而住，白佛言：「一切人從何因緣而作罪？」佛語阿闍世：「以住吾我人者便作罪，貪身故而有身用，是故不離其中。」阿闍世王復問：「助貪愛者根為在何所？」佛言：「無黠是。」則復問：「誰是無黠根？」佛言：「所作與念異，是故根。」復問：「何所與念異者？」佛言：「其本異所作謂是。」復問：「本異者何謂是？」佛言：「如幻所化無所有是故異。」復問：「誰化者？」佛言：「無有造者是故化。」復問：「無所生無所有，當云何計？」佛言：「用無有生無所有，故不可計。」復問：「所疑從何因緣起？」佛言：「無所據故。」「何謂無所據？」佛言：「如所說聞之則疑，是謂不據。」復問：「何所是道？何所為信？」佛言：「脫於婬怒癡是為道。何所是信？」佛言：「不得諸法根本，其心不異，是故為信。」
阿闍世王即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如怛薩阿竭所說。一切人所以不信者何？自作故。今我用惡人之言，勅令臣下自殺其父，用貪利國故、用貪財寶故、用貪利宰民故、用貪利尊貴故。今我使臣下而害其父，貪身狐疑不能自解，若飲若食在戲樂、若在正殿聽省國事、若在中宮五樂之欲、若獨與眾俱，晝夜而不忘，飲食則不能消，亦無其臥，顏色亦無和悅。時其心常怖懅，知不離於泥犁。」則復陳言：「若盲者承佛所得眼目，若為水所溺者依佛而得脫，其有苦痛者佛而令得安，其有恐懅者佛而為作護，其有貧窮者佛能為作珍寶，其有失道徑者能示於道路。佛以加大哀不以為勤劇，等心於一切堅固而作厚，常忍於苦樂不捨於一切人。今我身而怖懅，惟佛當加護，令危者而得安。身無有能救者，唯願而得濟，無所歸者唯願受其歸命。譬若無眼目唯得而視瞻，如人之欲躄惟令而得往。今當入阿鼻乃至大泥犁，願令得不入。惟怛薩阿竭今當為我解說吾之狐疑，令心而得開至死無餘疑，令重罪而得微輕。」
佛念阿闍世王，其所說甚深而微妙，是病莫能療之者，獨佛文殊師利而有感應。舍利弗承佛威神，謂阿闍世：「欲決狐疑者明旦作食，請文殊師利等，令到其宮受之者，其若之官屬皆當得其福，并羅閱國諸民皆因是功德可而為本。」阿闍世王則白文殊師利：「惟加大恩，明旦屈德就宮而食。」則文殊師利答言：「以足可為供養已。」文殊師利復言：「佛法非以衣食故。」阿闍世即白：「當何

以施之？」則答言：「若深入微妙，其事審諦無所污亦無所著，亦無所疑無所難、無所畏無所一懼，如是者以為得哀。」文殊師利復語阿闍世：「念諸法，亦不念有亦不念無，是者以為得哀。不當念過去意，亦不當念當來意，亦不當念現在意，作是者以得加哀。汝不當念一切之所可見者，亦不誠作是者，以得加哀。」

阿闍世王復白文殊師利：「如所言，悉法之所載無有異，惟以身故當加哀受其請。」文殊師利復言：「且止。其道者非以是故若飲若食。若王不念有吾有我壽命人，以念是者以得加哀。若心無所持亦無所緣，亦不四大亦不五陰，亦不六衰亦不持三界，亦不於功德亦不念無有功德，亦不於俗亦不於道，亦不於罪亦不於無罪，亦不於餘亦不於無餘，亦不於脫亦不於無脫，亦不於生死亦不於泥洹，作如是者以得加哀。」

阿闍世王復白文殊師利：「聞如是法倍復踊躍，以是故欲請之，令我緣是而得安隱。」文殊師利答言：「汝希望有所緣欲得安隱，是以不緣則無安隱。所以者何？因其法無所緣無有安，不念是亦不貢高，一切無所念，是故緣是故安。於是中無惡意，後復無災變者。後有災變者是則不安，從本至竟無有異是乃為安。」

阿闍世復問：「說何所法而無異可得安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若空無作者，無有能作者，無有想、無有願、無有作，亦無有作者。其有念我有所作無所作，是故為異。亦不求無所緣，身口意是為作。所以者何？無生死想。是故諸法若有所緣，當知悉無所緣。」

阿闍世復問：「何謂生死無生死？」則言：不念過去以盡。亦不念當來未至。亦不念今「現在而無常，於諸法不念有所增有所減，作者是生死則無生死。」阿闍世復問：「未脫者當云何與道合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汝知日明與冥合不？」阿闍世言：「不合。所以者何？日出眾冥晦滅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王寧知冥所去處乎？」答言：「不見可處，而在何所處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所謂道智來時，譬若日出不可知眾冥所在，如是時亦不知未脫所在。」文殊師利復言：「道與未脫等、未脫與道等。何以故？俱空故，未脫與道等故。諸法平等，其知是者未脫則為作道。何以故？求不脫不知處，是故曰道。其求不脫處而不可見，是則道。」阿闍世復問：「云何不脫而為道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於不脫是為道，不作是者為道。」

阿闍世復問：「其道者當云何學？」則答言：「如學諸法。」阿闍世復問：「以學諸法寧有處所不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作是學道不可至。」阿闍世復問：「其學者當至泥洹不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乃有法從泥洹來，言我從泥洹來？」阿闍世即言：「亦無往者，亦無來者。」文殊師利謂阿闍世：「其學道知無處所，是故道。」阿闍世復問：「當何所住道而學作是？」則答言：「無所住是為學道。」

阿闍世復問：「其學道者不作淨戒、三昧、智慧住？」即答言：「其道者不緣戒、不求三昧、不貢高於智慧住。」文殊師利謂阿闍世：「乃可緣戒、求三昧、貢高於智慧，作如是則有住處不？」阿闍世言：「無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故當如道無所住。」阿闍世復問：「若男子女人當云何自前於道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其欲學道者，不見法有常無常，不見法有脫無有脫，亦不見法安若苦者，亦不見法是我若一切人，亦不見法在生死至泥洹者，作是學道者為以前。」

阿闍世王即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如文殊師利菩薩之所言。惟願受其請。所以者何？用狐疑故。熟自思念，如諸法無吾無我、無壽無命，而我有狐疑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如無者不可令有，以無者亦不脫亦無所脫，其說我者而有脫者，以無有脫者亦不脫亦無所脫。所以者何？諸法悉脫故。」

佛謂文殊師利：「受阿闍世王請，用無央數人故。」文殊師利則言：「惟受怛薩阿竭教。所以者何？不違教故。」阿闍世則踊躍歡喜，便從座起，為佛諸比丘及文殊師利作禮而去。

阿闍世行，且問舍利弗：「文殊師利等輩者幾人？」舍利弗言：「五百人悉令於宮食。」便從道歸於城。即勅大宮令作百味之食。即日治其殿上，施其幢幡帷帳華蓋，以華布其地，悉持名香而熏之。設五百高床，皆布名珠琬[王*延] 其色若干，合宮之內悉皆治嚴，以華香遍之。勅令城郭諸街市里皆而掃除，以華香從之，道邊者皆施帷帳幢幡而起除之，其里之門皆施雙結華，令諸人民明旦皆當道迎供養。

文殊師利即初夜，文殊自念：「我與少少俱出至請，亦無他感動，乃可到他方剎土請諸菩薩，往到彼所令就請，復悉聽其所說法。」作是念時，應時如伸臂之頃便從是不現，到東方過八萬二千佛剎，其剎名常名聞，其佛號字惟淨首，今現在，有眾菩薩無異道，其剎土常轉阿惟越致法輪。其土諸樹悉皆眾寶，其葉花實無央數色，風一起時吹其諸樹，但聞佛音、但聞法音及阿惟越致僧音。用是常聞三寶聲，故其剎土名曰沙陀惟瞿吒。文殊師利已在彼所，為佛作禮，白其怛薩阿竭：「願用我故，盡令菩薩到沙呵剎土，至阿闍世所而就食。」佛則謂之：「其欲行者便可往。」

佛說阿闍世王經卷上

佛說阿闍世王經卷下

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

應時二萬二千菩薩同共發聲：「我等欲與文殊師利俱行。」即時如其數菩薩，與文殊師利俱行，忽以在沙阿剎土其處而坐。其處者謂室中，所以能容者，是菩薩威神故。悉共坐已，文殊師利說其法，其法名曰陀隣尼。文殊師利謂諸菩薩：「乃知何所法名陀隣尼者？而言解一切諸法故、其意無所望故，所作無有異，所念應時足，所知如智慧，其法者悉知其本，所語如諦，自護不墮，用轉上故，悉入諸法行。陀隣尼者則道之元，不斷佛元、持法之元、總持僧之元。於諸法無有殆，在人之所問，即能知報答。見眾而不却。所以者何？無所畏故。欲教化諸天，隨天之所欲而悉教之，令各各得解。及龍、阿叉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人非人及釋梵，下至一切諸蟲獸鳥獸，各各知其意，隨其所欲而悉教化令得其所。悉曉了有功德無功德者，盡知一切人之行住，其心譬如地。於世不以八事中有，順何所作功德，不離於道教照於人，隨其所樂令一切皆蒙其恩。所作戒令一切悉在中，其慧無所不遍入，為一切之所重，而不以為勤苦，其心無有異。其法者知，而本所教化。承其教，常以法而施與不以為厭，所說法不望當得。其復不斷菩薩善根本。所以者何？以精進而養成其根故。所施與不以為厭足，用薩芸若故。以戒不以為厭足。所以者何？恭敬一切人故。忍辱不以為厭足，便逮得佛身故。以精進不以厭足，合會諸功德故。以禪不以為厭足，無所悕望故。以慧無厭足。所以者何？無所不念故。以法為奉祿，而自依為得活，一切無所豫。其如是者，是故為陀隣尼。陀隣尼者，悉總持諸法故。云何持？空、無想、無願、無欲、無所著、無所見故。以是持，無所生無所造。為作是持法，亦不來亦不去，亦不住亦不亂，亦不趣亦不壞，亦無所持亦無所掌。於脫不想脫，亦無所住亦不當住，亦無吾亦無我，亦無壽亦無人，亦無所執亦無放，亦不誠亦不虛，亦無所聞亦無所見，亦如虛空無所稱舉，亦無所觸亦無所覺，持一切諸法，故曰陀隣尼。復有陀隣尼者，持諸法如幻，譬若如夢若野馬、譬若水中聚沫如水泡、譬若化，悉持諸法，故曰陀隣尼。復有陀隣尼，以無常持諸法，若所見無我而寂，諸法根本悉脫其中，於法無所諍，亦不墮亦無期，以是持一切諸法，故曰陀隣尼。譬若如地無所不持，不以為勩劇。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，為一切作本，阿僧祇劫諸所作功德悉能合會發薩芸若，心無所不持，亦不放亦不以為煩。所以者何？若地為一切之所載仰。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，饒益於一切，若樹木萬物因地而生。菩

薩以逮得陀隣尼者，悉生諸功德法。譬若如地，亦不動亦不搖，亦無所適亦無所憎。譬若如地，受一切雨亦無厭極。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，一切諸佛菩薩聲聞辟支佛所問法亦無厭足，為一切說法亦無厭極。譬若如地，含果諸種皆得時出。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，悉含果諸功德法種，亦不失時，輒如時具足諸法，乃坐佛樹不離薩芸若。菩薩以得陀隣尼者，勇猛如將，兵中之率無所不伏。菩薩以逮得陀隣尼者，坐於佛樹降伏眾魔，故曰陀隣尼。復有陀隣尼，於諸法無所持。何以故？於有常無常故，亦無樂亦無苦，有身無有身，無有人無有常，一切諸法無所持。所以者何？無有二心故。譬若如地不持空，陀隣尼一切諸法無所持。譬若空不持有所有，陀隣尼者於諸法亦無所持。譬若水不持諸垢濁，陀隣尼者於諸法亦無所持。譬若有所至無處所故，陀隣尼無所持故。陀隣尼者，不可盡無有盡，不可度故無所不入，無所不入故是為空界。陀隣尼與空等。」

說陀隣尼時，五百菩薩悉得陀隣尼法。文殊師利於二夜說菩薩藏：「諸法莫不從是，若功德法若無功德法、若俗若道、若有罪若無罪、若有餘若無餘、若脫若不脫，一切盡入是藏。何以故？用諸法故、無所不得故。譬若三千大千剎土，含受百億國土、百億日月、百億須彌山、百億大海，盡入三千大千。亦不凡法亦不道法，盡入其中。聲聞、辟支佛法、若菩薩法，盡入其中。何以故？悉總持諸行故，持聲聞、持辟支佛、持菩薩。若如樹其根堅住者，本莖枝葉華實皆而成好。菩薩藏者無所不持、無所不成，一切持諸功德法悉持薩芸若心。其菩薩藏者，若器名曰受不可數。譬若海，含受眾水受持珍寶，龍、閱叉、揵陀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無不苞裹，為一切作其處。其藏者因緣不可數亦如是，受無數戒，其間三昧、智慧所見，其器無所不受而見，故曰菩薩藏。譬若如海，其往生者不飲餘水。所以者何？皆因海故。其在是藏者，皆因是法不在外道。所以者何？盡受薩芸若法味故，故曰為菩薩藏。是為三藏。何謂三藏？聲聞藏、辟支佛藏、菩薩藏。聲聞藏者，從他人聞故。所以者何？聞其音故。辟支佛藏者，緣十二因緣故，以因緣盡而致是。菩薩藏者，入無央數法，而自然逮成佛。其聲聞、若辟支佛，其三藏者，非聲聞、辟支佛所有也。說是法時，其三藏者各得如所行。所以者何？說是法時，其聲聞、辟支佛、菩薩各得其行，故曰三藏。其逮得菩薩法者便有三藏。所以者何？聲聞、辟支佛不離佛法故。

「復有三藏學。何謂三藏？有聲聞學、有辟支佛學、有菩薩學。聲聞學者，用有度故、但自明故。辟支佛學者，是謂中學，無有大哀。菩薩法不可度，入法身故、用大哀故。聲聞者不學辟支佛事，亦不了辟支佛事。辟支佛不學菩薩事，亦不了菩薩事。菩薩者知聲聞所學不以為樂，不於是中有所悕望，亦不於是中而求脫；亦知辟

支佛所學不以為樂，不於是中而求脫。而知菩薩所學，樂於所學而自歡樂，當因於中得脫故。教聲聞而示現，以其行教化之，其辟支佛亦爾。是菩薩作，故名曰菩薩藏。譬若以器受其琉璃，用琉璃故，其器亦作琉璃之色。菩薩以逮入藏者，以諸法所見不離佛。菩薩以逮藏者，諸所見法悉見於佛法。菩薩悉無所不學諸法。所以者何？無有異所見，諸法悉如佛證。其菩薩藏者，無央數字而教不可度處。所以者何？無增減故。不可議光明悉照於冥，所作者有慧利無有極，入薩芸若無所不入。其學是學乃為學，悉入藏故便入摩訶若那。摩訶若那者無極慧，以入者其未入者而入之。」

爾時文殊師利為諸菩薩說其藏事已，復於三處說阿惟越致輪金剛行。說是時，其聞者悉逮得是事，其輪者亦無所轉。「阿惟越致輪者，無所悕望於一切，其心無有異。所以者何？不念善惡。以等心學法，見諸佛剎亦復等視，不著其好醜，以諸佛等無有異。其輪者無所不遍入。所以者何？不壞法身故。以是故為阿惟越致法輪。其輪者無斷絕處。所以者何？無二心故。其輪者如所見。何以故？以法輪致佛故。是名曰阿惟越致法輪。其從阿惟越致輪者，悉以脫諸想故。其信是者，悉當得如佛，不以二事故。從一事脫所說，如怛薩阿竭所因脫，其脫者無想無想，是故諸法其有想無有脫。何以故？其脫無有二。所以者何？無身口意故。所以者何？其脫者亦不從身口意故曰脫。作是者，以為自從不從他人，故曰阿惟越致輪。其輪者不轉色。所以者何？其色自然故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識亦不轉。所以者何？識自然故。一切法亦不轉。所以者何？法身無法轉故。是曰阿惟越致輪。其輪者，所入無有際。何以故？無有斷絕故。其輪亦無所著，亦無有斷。何以故？其輪無有門故。所以者何？不二心故。其諦亦無轉者。所以者何？不可說故。其輪亦無有能解者。所以者何？亦不有其音，何得見其形？故其諦以空可致其脫者，莫能有逮。譬若如空無所不入。何以故無所不入？用脫於本故。其輪者亦能行亦能步。何謂行、何謂步？如金剛鑽穿眾寶。云何可以鑽穿其法？譬若以空鑽穿一切所，以故是名曰法為無所想是故金剛。所以者何？鑽穿一切諸所求故。無願者若鑽金剛穿諸所未脫令而得脫。法身者若金剛，諸所亂者而空理之。怛薩阿竭者如金剛，悉穿無所有。其脫如金剛，過於諸不脫者。泥洹者，見諸自然法。」

文殊師利為諸菩薩說是阿惟越致法輪時，菩薩悉得羅毘拘速三昧(漢言者名曰日光明花)。得是三昧已，其菩薩身一毛者放億百千光明，其一光明者見坐億百千佛，一一佛者到他方其求佛道而往教化。

明日旦阿闍世王遣使者到文殊師利所：「唯哀用時與等人自屈。」

摩訶迦葉時與五百比丘俱欲入城而分衛，以行道半念尚早而旋，還

與比丘俱過候文殊師利，以到所習住於門外。文殊師利問摩訶迦葉：「今早欲到何所？」則言：「欲行分衛故。」文殊師利復謂摩訶迦葉：「我今與汝分衛。」摩訶迦葉則言：「已具足為供已。所以者何？以法到是，不以食故。」文殊師利謂摩訶迦葉與諸比丘：「俱就是，當用法故，亦當用食故。所以者何？今亦不失其法，亦令不失其食故，合兩以作一。」摩訶迦葉則答言：「吾等常當忍不食，當聽其法。何以故？一一諸深法常從是聞。」摩訶迦葉則復問：「今日與諸摩訶薩俱而食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今所食處，其人亦不離生死，亦不入泥洹，亦不過欲事，亦不以道證。所食處，其食亦無所增無所減，亦於諸法無所持亦無所捨。」摩訶迦葉言：「其作是施與者，是為無極施與。」則言：「諾，受所請。」
文殊師利則自念：「今當入城，所作當如佛之感動。」作是念時，便得無所不感動三昧。則時沙河剎土平等如鏡，諸丘墟山陵一切不現，其光明無所不接，其在泥犁勤苦，其痛則除悉得安隱。是剎諸人，用是時悉無婬怒癡，亦無妬心，亦無貢高，亦無起意。爾時諸人皆有慈心，展轉相視若父若母。應時地為六反震動，諸欲天子、諸色天子，以百種伎樂而供養文殊師利，并雨天華而散其上。從文殊師利所止，乃到城門盡索治嚴，以眾華結為交路俠道兩邊，以名殊華悉布其地，已眾絕寶而為帳幔覆蓋其上。其道廣六丈三尺，兩邊悉有欄楯，以眾寶化而作樹，間間行列俠道兩邊。則以寶作繩，縺縛諸樹展轉相連。其一樹者香四面聞四十里。兩樹間化有水池，周匝其邊悉有眾寶以為擁障，以琉璃為飾。其水之沙，沙者悉金。其水有八味，眾華悉生其中，鳧鴈鴛鴦而走戲其間。一一樹下當其根上而有眾寶之垜，其垜上者皆以珍寶而為香爐皆燒名香。一一垜者其女百人，各以蓮華擎持栴檀名香。
文殊師利作是三昧時，其威神無所不變化。文殊師利從座起，著衣服，謂摩訶迦葉：「便而前行，我今從後。何以故？其年尊老故。復先佛作沙門，以是故當在前。」摩訶迦葉則時答言：「其法者亦無前後，不計年歲而有尊幼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當行謂為尊老。」摩訶迦葉答言：「智慧是尊。學問甚多，是則為尊。在所作為，是則為尊。索知一切人之所行，是則為尊。」摩訶迦葉復言：「文殊師利亦有智慧，其問具足，在所作為曉了一切人之所行，以是當為尊。」摩訶迦葉復言：「今若其年，亦復為大，亦復為尊，故當在前，願樂在後。今欲說譬喻，唯願聽之。若師子之子，其膽勢氣力不如於大，雖小蒙大者之香，諸禽獸聞其臭者莫不恐怖。譬若大象而有六牙，其歲六十，若人以革而為繩縛繫其象，師子之子於革繩之所，大象聞之嗅便犇走入山。雖菩薩發意未成力勢，非聲聞、辟支佛之所而當，眾魔莫不驚動縮腰而怖。其師子之子見大者而鳴

呼，有所作為，其心不恐亦不畏懅。所以者何？倍復歡喜。今如是菩薩見佛有所作為，其心不恐亦不怖懅。所以者何？倍復歡喜。今我敢亦當如是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欲計其尊者，若聲聞、若辟支佛，其發菩薩心者是則為尊。所以者何？其有所求皆從菩薩心而起。」

摩訶迦葉言：「故文殊師利以是為尊，仍當在前，吾等承後。」

文殊師利便在前，諸菩薩在後，聲聞悉從亦在後，便向道。天則雨華，地為六反震動，諸天於上以伎樂而娛樂，應時光明一切莫不明者，便至羅閱祇。

未入城門，王阿闍世聞文殊師利旦到，從菩薩二萬二千五百人，其比丘者五百人俱。王自念：「吾作五百人具，今當云何供？當坐何所？」應時天王名曰休息心，與尊閱叉名曰金鈚，與俱而來，與阿闍世王相見，則言：「勿恐勿懅，勿以為難。」則答：「當云何而不以為難？」則報言：「文殊師利者，作漚和拘舍羅無極智慧，以功德光明具足而來。神足功德，其以一飯與文殊師利，若有三千大千一切人索飯食者，悉能飽之，其食不盡索。是二萬三千人何足可憂？是故勿以為難。所以者何？今皆可而悉足。文殊師利者，其功德甚尊而不可盡。」

阿闍世王應時而歡喜，其心無異踊躍倍喜而設所作，便將伎樂擎其華香而自出迎文殊師利等而俱入宮。時於菩薩中有一菩薩，名曰普視悉見，則文殊師利勅三摩陀阿樓者陀，令嚴治其處可容來者。其菩薩受教，應時四面而視占，則時悉以辦。於眾會中復有菩薩，名曰法來，則得勅令而具床座。應時受教，撣指頃有二萬三千床座，其綩綖若干種色，名珠好繡綺異色物悉布在上。文殊師利及諸菩薩聲聞，一切皆悉就坐。阿闍世王前白文殊師利：「所作供具甚少，願忍須臾，今更欲辦其具。」則答言：「所作已可自足，勿復勞意。」天王惟沙門與家室僕從悉來而謁，皆恭事左右。釋提桓因自與大夫人名曰首耶，及與天女，皆持名香供養，散文殊師利及諸菩薩比丘僧上。其諸菩薩亦不以天女、亦不以伎樂、亦不以華香有所轉動。梵天而自化作年少婆羅門，甚姝端正，持扇住文殊師利之右，侍而扇之。諸梵天子悉復供侍諸菩薩比丘僧，住於之右，持扇而事。阿耨達龍王，其在眾會虛空之上而無見者，持把貫珠垂若幡，從其貫珠其水流下，水有八味，若欲所作當悉取是水。文殊師利及諸菩薩比丘僧，人人前有垂珠，水從中出，悉給所當得。

阿闍世王復念：「諸來會者而不持鉢，今當以何器而食之？」文殊師利知王之所念，則言：「菩薩者不齎鉢行，而所食處念鉢，便從其剎土鉢自而來在其手中。」阿闍世復問文殊師利：「是諸菩薩悉從何剎土而來到是？其佛號字？」文殊師利則言：「其剎土名沙陀

惟瞿吒，其佛號字惟首陀尸利，從彼間而來到是，食於仁。所以者何？故來欲聞法，聽仁之所狐疑。」
諸菩薩念鉢，應時鉢而飛來，行伍而到阿耨達，皆自淨洒盛滿其水。諸龍婇女皆擎持二萬三千鉢而來，授與瞿吒剎土菩薩，人人著其手中。阿闍世住侍文殊師利，文殊師利則謂阿闍世：「可分布飯食。」應時受教分布而遍，其食不減如故。阿闍世復白：「其食悉遍，無所缺減則復如故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今為盡不？」則答言：「不盡。」「所以未盡者，以若疑故。」諸菩薩飯已，持鉢跳擲虛空，行列而住，亦不墮地、亦不轉搖。阿闍世復問：「是鉢云何住？而依何等？」文殊師利答言：「是鉢所住，如若狐疑所住。」阿闍世復言：「是鉢亦無所住處，亦不在地、亦不所依、亦無有處所。」文殊師利則言：「如若狐疑亦無所住，諸法亦復如鉢，無所住、無所墮。」
飯事既訖，阿闍世則取一机坐文殊師利前，自白言：「願解我狐疑。」文殊師利則言：「若恒邊沙等佛不能為若說是狐疑。」阿闍世應時驚怖，從机而墮，若大樹躠地。摩訶迦葉謂阿闍世：「勿恐，無懼。所以者何？文殊師利入漚和拘舍羅甚深，以是故說是。徐可而問。」阿闍世則問言：「屬所說何所恒邊沙等佛不能說我之所狐疑？」文殊師利言：「仁者謂已從心因緣而可見佛。」王即答言：「不用心，心生故。」「為可見佛？」王言：「不。」「用有心故，為可見佛？」王言：「不。」「生死與脫是二事，持是作佛？」王言：「不。」「而有法言從蒙是法？」王言：「不。」「其作如是法者，能可為決說？」王言：「不。」「以是故吾說，若之狐疑恒邊沙等佛而不能說。所以者何？若人言我能以塵污於虛空，乃能為不？」王言：「不。」「若有人言我能却虛空之垢。能却不？」王言：「不能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佛知諸法一切悉若虛空。所以者何？脫於本故，亦不見諸法有本若有脫者。以故我言，若王之狐疑非恒邊沙等佛之所能說。」文殊師利復言：「怛薩阿竭者，不得內外心，何所當作狐疑？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本悉脫。何以故復有狐疑？」文殊師利復言：「其脫本者已不復著空，本無所有諸法故曰脫，亦不自然、不有所成、無所可見。諸法有所有無所有，諸法無所見故無所可見，諸法謂默然，是謂想不可知。諸法無想，已過自然，故以過度。諸法者，謂生死斷故。諸法無處所，謂無有願故。諸法無有願，謂無有生死故。等諸法無所著，謂清淨故。諸法悉清淨，謂本中外悉淨。諸法無有雙者，謂無有侶。諸法無有侶，謂一心故。諸法一心，謂脫故。諸法無有極，謂無所斷故。諸法無有邊幅，謂無有度故。諸法不可見其度者，謂所作異故。諸法謂所作異者求慧，謂不能得安。諸法無常，謂無二心故。

諸法悉安，謂過淨故。諸法悉決，謂無所求故。無自然法，謂不可得身故。諸法無狐疑，謂內寂故。奇哉諸法，謂無諦故。諸法寂者，謂坦然故。諸法無吾，謂無是我所。諸法無餘，謂脫故。諸法無所轉會上，謂無有念故。諸法盡信，無所著斷故。諸法一味，謂脫故。諸法安隱，謂無有想故。諸法無有想，謂無所壞故。諸法悉空，度諸求故。諸法無有願，謂三界故。諸法以斷三界，謂不著過去當來今現在。一切諸法若泥洹，謂以生未生者。」

文殊師利謂阿闍世：「無所生。無所生者，乃可令淨？」王言：「不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佛知諸法如泥洹，故不可脫其所狐疑。所以者何？當直住視諸法。視諸法已，亦無所取無所捨，亦不於諸法有所止處，已無所止諸法是故安，已安者便無有疑，已無有疑便無所有作，無所有作者謂無有主，於是中當作是忍。何以故？不自念我用諸法故，忍諸法不可作，謂可為是不可為。諸法無有作，無有作無所作是故泥洹。其信是者以為等脫，亦無所增亦無所減。諸法本無故無有作，而能作者悉本無，其本無者亦非是亦不非是，故本無無有異。已信無有異者，諸狐疑已索盡。其眼者亦無垢亦無淨，眼之自然是故本無，本無自然故曰眼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無有垢亦無有淨，其意者自然是故本無，本無自然故曰意。色亦本無，本無自然色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識，亦無有垢亦無有淨，識者自然本無，本無自然故曰識。諸法一切無有垢無有淨，諸法自然本無，本無自然故曰諸法。其心亦不可見，色亦不可得持。何以故？譬若幻，不可言用內故，亦不可言用外故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，以是無有垢。其心本者，亦不以受、亦不以增、亦不以煩、亦不以憂、亦不以愁。聞是法者無所疑，本異而念異故而有垢，當知本異而念異，其無是者不可以令有。王不當念有是。譬若人言我能令空有垢，以烟若塵，作是而可令空有垢不？」王言：「不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其心本以清淨者，婬怒癡無來何復言。譬若空現於五事：一者灰、二者塵、三者烟、四者霧、五者雲，盡索可見，不可言為坐作垢。如人言是我所作非我所作，便有婬怒癡。於心本而不作垢亦不作狐疑。所以者何？心本有所作，亦不能防後心；後心有所作，不尋於前心；今現在心亦無處所。其智者已曉是所作，而不有悕望，無所悕望是故清淨相。一切諸法無有垢、無所不明、無所生、無有處所。無有處所是佛生地，生地者謂為諸法，諸法者是故生地，故不可說。其智慧者，諸法無有脫，以法為脫諸疑，以無所有無有法度者，故狐疑屬法身，故曰法身無所不入諸法，亦不見法身有所入。何以故？諸法是法身。如諸法等，故法身亦等，故曰法身所入。」

說是時，阿闍世王得所喜信忍，則歡喜踊躍，則言：「善哉善哉！解我狐疑。」文殊師利則答：「是為大狐疑。向所說法者無有本，何從得狐疑？當從何所聞狐疑？」阿闍世王則言：「蒙大恩而得小差。今我命盡者，不憂不至泥洹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如王之所悕望者，是無有本。所以者何？諸法本泥洹，故無所生。」阿闍世王則從座起，取名好奇疊，其價直億百千，持遶文殊師利身。應時文殊師利身不現，其疊仍在處於虛空，但聞其聲不見其形，則聞其音說：「如見文殊師利身，王自見狐疑。不以見狐疑者為以見諸法，如所見是為？」復從空中聞其聲，謂：「王有所見，便以疊而與之。」

次文殊師利坐處有菩薩，名得上願。阿闍世復欲持是疊而奉上之。其菩薩言：「其求脫泥洹者，我不從是有所受，亦不受凡人有所有。何以故？凡人者謂有俗間事故而不受。亦不從求羅漢辟支佛有所受，亦不從怛薩阿竭法有所受，其有不近是法、不離是法，而我受是物。其與者亦無二心，其受者亦無二心，故曰所受過於脫。」王則欲以衣著菩薩上，忽然不現不知處，但聞其音不現形，說言：「其所現身，以衣與之。」

而是菩薩坐次復有菩薩，名曰見諸幻。阿闍世王復以是衣而奉上之。其菩薩言：「若有計他人有我者，我不受是物，亦不從有所沾污、亦不從以得脫從是而受物。亦不從定意者、亦不從亂意者而受是物。亦不從智慧者、亦不從無智慧者而受是物。」阿闍世便以衣擲床上，其菩薩即不現，復聞其音不見其形，說言：「其有現者，以衣與之。」

而是菩薩坐處有菩薩，名曰不見幻至泥洹。阿闍世以手擎衣而往趣之：「上坐已去，仁者可受。」其菩薩言：「若有自著他人者，我不受是物。其不著五陰四大六衰，亦不著佛、亦不著法、亦不著僧。何以故？諸法無所著故。」王阿闍世便持衣欲著菩薩上，應時而不現，但聞其音而不現形，說言：「其有現者，以衣與之。」

而是坐次有菩薩，名曰私呵末。阿闍世則以衣奉上。其菩薩言：「其無瞻者，我不受物。今汝發菩薩意，持心如菩薩，其心等諸法，亦等於諸佛法，亦無所取無所捨，於諸法亦無疑亦無有疑，亦不念諸法有我，不念諸法有所脫，有是意者乃受是物。」王阿闍世則而以衣著菩薩上，應時不現形但聞音，說言：「其有現者，以衣與之。」

而是菩薩坐次有菩薩，名三昧拘遫摩。阿闍世持衣欲奉上。其菩薩言：「若有如是三昧無所疑，乃受其物。本三昧悉知諸法無所脫，我乃受是物。」王阿闍世便持衣著其上，應時不現，但聞其音言：「其有現者，以衣與之。」

而是坐次有菩薩，名量精進，言：「一切諸音字聲而不可得，其作是者我乃受是物。」王阿闍世復以衣起著其上，則時不現形，但聞其音言：「其有現者，以衣與之。」
而是坐次有菩薩，名離所作垢。阿闍世欲以衣上之。是菩薩言：「其不自念我身與之，亦不念有人從我取，亦不念當有利，其無是者我乃受是物。」王復以衣著其上，應時不現其形，但聞其音言：「其有現者，以衣與之。」
而是坐次有菩薩，名曇摩惟懼和那羅耶。阿闍世復以衣奉上之。其菩薩言：「若於聲聞示現而不般泥洹，於辟支佛示現而不般泥洹，亦不住於生死、亦不至泥洹，我乃受其物。」王阿闍世便以衣著其上。忽然而不現，但聞其音言：「其有現者，以衣與之。」如是一一以衣與之，應時不見，其床机座處悉亦不現，復聞其音言：「其所現者，以衣與之。」
阿闍世語摩訶迦葉：「我從佛聞仁特尊，今以衣奉上，唯當受之。」摩訶迦葉而不肯受。「所以者何？我婬怒癡未盡索故不可受。亦不離無黠，亦不離惡亦不離苦知，亦不習亦不盡，亦不導亦不以盡為證，亦不有道念，亦不見怛薩阿竭，亦不聞法亦不屬比丘僧，亦不慧生亦不眼淨，亦不以識有所住而作。其與我物者，其德不能大，亦不能得尊脫。」摩訶迦葉言：「如仁作意如我者，我乃受之。」王阿闍世便以衣著其上。應時而不見，但聞其音言：「其有現者，以衣與之。」便復以衣次第與諸比丘，一一不見。盡索五百人，悉亦不現，但聞其音言：「其有現者，以衣與之。」
王阿闍世熟自思念：「諸菩薩比丘僧悉亡，當以衣與誰？」還自與中宮極夫人，又其夫人亦不現。應時阿闍世王便以得三昧，不見諸色，亦不見母人、亦不見男子、亦不見男兒、亦不見女兒、亦不見垣牆、亦不見樹木、亦不見室宅、亦不見城郭。尚有餘念，謂有我身，諸色識悉止。復聞其音：「如一切有所見，當自見其狐疑。如所見狐疑，見一切諸法亦復如是。所見當作是視無所視，當作是視無所視法，是為視法。其有所見者，便以與之。」王了無所復見，便取其衣還欲自著，亦復不見其身，心意識諸所想已無，是名曰脫於想、脫於狐疑。則從三昧還，見眾菩薩比丘僧、諸官屬所有一切如故。阿闍世復白文殊師利：「屬諸眾會所而我不見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如仁之狐疑處，屬眾會在彼間。」文殊師利復言：「乃見眾會不？」阿闍世則言：「見。」「云何見？」「如我所見狐疑，見眾會如是。」文殊師利復問：「乃見眾會不？」阿闍世則言：「見。」「云何？」「如我所見狐疑，見眾會如是。」文殊師利復問：「云何見狐疑？」「如我屬不見眾會者，是狐疑於內外亦無所見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乃聞佛所言，其作逆惡當入大泥犁不？」王

言：「聞。」文殊師利復謂：「王汝自知當入泥犁不？」阿闍世復問：「其佛得佛時，乃有法上天入泥犁者不？乃有安隱當至泥洹者不？」文殊師利則言：「無。」王言：「我知諸法悉空故。所以者何？泥犁亦復已空，上天安亦空。諸法無所可壞敗，是故入法身。法身者，亦無天上、亦無人間、亦無泥犁禽獸薜荔。其逆者亦不離法身，其所作逆者身悉法身之所入，諸逆之本悉諸法之本。已去當來無去來者，諸法亦無去來。已知是者，亦不入泥犁、亦不上天、亦不泥洹。」

文殊師利復問：「佛說有逆。如何今說無有？」王則答言：「我不違佛所語。」「云何？」王言：「無我是佛之說。諦其以無我，是則無人，亦不作罪者，亦無受罪者。」文殊師利復問：「王已脫於狐疑不？」則答言：「從本已脫，以來亦脫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其疑以盡未？」王言：「已從久遠盡。」文殊師利復問：「云何眾會而知王有逆無逆脫是中？」王言：「以尊法持我故知無逆。譬若菩薩已得忍辱，悉持諸惡，菩薩若惠好願。」那羇頭梁耶謂阿闍世：「諸逆以淨，以得是忍？」王言：「一切諸法悉淨，無所沾污故。是法亦不可污。所以者何？其道無有瑕穢故。以入大逆道者，不去生死、不見泥洹。所以者何？其道無已可往者而可近者。」說是語時，阿闍世王便得疾信忍。則時三十二人，於文殊師利前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五百臣下悉得須陀洹道。其羅閱國民塞滿宮門，欲見文殊師利說法。文殊師利則時以足大指指地，宮壁及地悉為琉璃，一切在外皆見宮中諸菩薩比丘僧，若人照鏡自見其形，爾時所視悉亦了了，皆聽文殊師利所說法，八萬四千人悉得須陀洹道，復有五百人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文殊師利為王及宮中臣下諸人說法已，各令安隱，便從坐起，與諸菩薩比丘僧俱而出宮門。王阿闍世及宮中官屬，俱而送之。出於城門之外，見樹下有人，而大呼我自殺其母。是人當得脫者，文殊師利化作一人，與父母俱行。父母言：「是故正道，可從是行。」其子言：「非是正道。」如是至再三，與父母共諍，便起意還殺父母。前呼殺母者見是人而殺父母，便於邊舉聲而與，其化人殺父母者便自陳說：「我所作為，非法所載，怨殺父母。」其一人則念：「我獨殺母耳。是人殺父母，其罪甚重。如子所受，我尚輕微。」化人則語一人：「我不如往到佛所。佛者無所歸者而受其歸，而無護者而為作護。如佛所語，我當承教不敢違失。」其教化人便向道，其一人即隨其後：「如是人所受法，我亦如是。雖爾，我尚嗟之。」俱共啼哭而行。已到佛所，前作禮而住，便自白：「我作非法而妄殺父母。」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如子之所言至誠無異。所以者何？不覆藏作罪故，乃至怛薩阿竭前所說事如。」佛則言：「勿恐莫懅，隨我所言。」其化人

言：「如佛所教，惟哀加護。」佛言：「還自觀心之法，視持過去當來今現在心，持何等心而殺父母？」佛則復言：「已過去心已滅已盡，亦不可見處、亦不可見所在。當來心不可說。所以者何？未生未有故、無有故，無有想無有念。今現在心亦無所住止，若心起意則滅，亦不合聚，亦不可知去至何所、從何所來，亦不可知青、亦不知赤白黃黑。心者不可見，亦無有形、亦復不可得持、亦無有伴，譬如幻。於身亦不可見在內，亦不見在外，亦不見中間。」佛言：「心者亦不可從愛可見，亦不可從瞋怒可見。若臥出於夢可見其心，若作若無所作，心亦無所與無所得。心者本淨故，亦無有沾污，亦無有而淨者。」佛復言：「其心亦非是間，亦非彼間，譬若如幻不可得持。所以者何？無伴侶故。其知如是者，不作是想，亦不念有我無我，亦不念有所見，亦不念有所住，諸法寂寞而有作者。其信是者，不復受惡道。所以者何？無所沾污故。其心法者亦無所生，亦無所著。」

其化人則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如怛薩阿竭以法身而自成佛，今知如佛所說。以信不疑，無作者無受罪者，無生者無所滅者。如諸法，願樂得為沙門。」佛言：「如子之願。」應時其化人便如沙門，即白佛：「我所犯罪殺父母，已脫而得阿羅漢，今欲般泥洹。」佛言：「從意如所欲。」是化比丘飛去地二十丈，在於虛空便般泥洹，從身火出還自燒身。其殺母者見是人已般泥洹，具足聞怛薩阿竭所說，則自念言：「其人所作甚逆，今作沙門而得度脫般泥洹。我罪尚可行，何為不自歸佛，亦可到是。」便前為佛作禮自白：「我所作非法，自殺我母。今以身自歸。」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所語至誠無有異，所說如言。見怛薩阿竭，說所作罪而不覆藏。且觀心法，念以過去以當來今現在心，何所心殺其母者？過去心以滅盡，亦不外亦不內，亦無處所。當來心不可說，亦未生亦未有，亦無有想亦爾有所想。今現在心亦無所住止，心有所生則破壞，亦無所聚，亦不見有所至處，亦不可見有所從來處。其心者亦不青赤黃白黑，其心者無有形不可見，不可得持，亦不可聽聞。所以者何？無有聲故。亦不可得獲，亦無有伴，譬若幻。亦不於外見身，於內亦無所得，於中間無有處。其心者亦無沾污，亦無有惡，亦無有疑。其心無所作，亦不有所作，亦無所與，亦無所得。心者本淨故，亦無沾污，亦復無淨。其心亦不在是是不是。其心若空，亦不可得獲，亦無有伴。其智者不念是想，亦不作縛，亦不作淨，不作有所見，亦不作處，亦不有所止處，亦不有而著。心脫者是故無所礙，亦不生惡處。何以故？其心法亦無所著，亦無所至湊，亦不在生死之所止。」其殺母者，應時身諸毛孔一一孔，泥犁之火從其孔出，痛不可言，則自陳說：「今自歸怛薩阿竭。惟哀加護，令得安隱。」佛

則時以金手著其人頭上，應時火滅苦痛則除。便前長跪願欲作沙門。佛言：「如所欲。」則時以為沙門。怛薩阿竭以四諦法而說之，應時得法眼，深入其事則得阿羅漢，便白佛言：「今我欲般泥洹。」佛言：「如所欲。」飛在虛空，去地百四十丈，便於是上其身火出還自燒身。諸天億百千人，悉飛而來供養。

舍利弗白佛：「怛薩阿竭實尊。所以者何？而作惡令得解脫。誰而解者？獨佛、若文殊師利及諸菩薩，深入僧那僧涅者而知是事，非羅漢、辟支佛之所而堪知其中事。若一切人之所行、悉不而及逮。」佛語舍利弗：「其怛薩阿竭土者，是菩薩之所忍，非羅漢辟支佛地，及非一切人之所行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一人所作異，而當得異如是。若曹見作罪者，知當入泥犁，我而令不入泥犁可至泥洹。如若曹所知，當有般泥洹者，我知當入泥犁。何以故？若曹而不及知一切人之所行。」佛語舍利弗：「若見其殺母人而般泥洹者不？」則答言：「見。」佛言：「是人以供養五百佛盡索，從一一佛聞心法本淨。何以故？今復聞是法而般泥洹。其有知深法入其微妙，歡喜踊躍其心無懼。若為惡師所誤，若其心不足者，而所犯罪會當解脫。其以信心法本淨，是人不墮惡道。所以者何？無所礙故。」

文殊師利即與諸菩薩、摩訶迦葉、比丘僧、王阿闍世及群臣官屬來到佛所。舍利弗問阿闍世：「今以聞狐疑解不？」則答言：「以聞知。云何聞？其說法時無所得亦無所不得，亦無所持亦無所捨，聞是時從今以去無有沾污。」

時舍利弗問佛：「阿闍世餘罪有幾所？」佛言：「所聞法譬若一芥子能盡須彌山之罪。」舍利弗問佛：「王阿闍世當入泥犁不？」「譬若忉利天子，被服名眾好寶來下，到是則還處所。阿闍世者亦以衣服珍寶莊嚴，譬若是天子從上來下，雖入泥犁，泥犁名賓頭，入中無有苦痛則為苦，天子上歸本處。」舍利弗白佛：「甚善！阿闍世所作罪而得微輕。」佛謂舍利弗：「汝乃知是王不？」則言：「不知。」「是阿闍世王以供養七十三億佛，各從諸佛常聞深法，其心不離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」佛復問舍利弗：「乃見文殊師利不？」則言：「見。」「是本發阿闍世而令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爾時久遠過去時，有佛號字安隱覺，劫名無塵垢。用是劫中而有三億億人，皆文殊師利之所勸而轉法輪。」佛語舍利弗：「譬若如恒邊沙等佛為阿闍世說法，而不解其狐疑。所以者何？是文殊師利之所發意故，當從是解，世世常從文殊師利聞甚深法。」佛言：「菩薩本有所造作，其人必當因本所發意而得解。今阿闍世雖入泥犁，還上生天上，方去是五百四十五剎土，號字名惟位惟位者(漢言為嚴淨)，其佛號字羅陀那羇頭(漢言寶好)，亦於彼當與文殊師利相

得，從其剎欲會聞所說法，則當得無所從生法忍。彌勒於是作佛，阿闍世從彼剎來生是間，爾時當名阿伽佉鈚菩薩。彌勒佛從是因緣，以法教諸菩薩，所說法亦不過亦不短適平等。爾時當說阿伽佉鈚者，以過去釋迦文佛時有王名阿闍世，用惡人言而殺其父。從文殊師利聞諸法，聞已則歡喜信忍，所作罪應時盡索。彌勒佛說是時，八千菩薩悉得無所從生法忍。却後八阿僧祇劫，阿伽佉鈚當行菩薩道，而教化人亦當淨剎土。其有人從其聞法者，若作聲聞、若作辟支佛、若菩薩法者皆當無瑕穢，一切無所礙，諸人悉當明於智慧無所狐疑。其王阿闍世過如所說八阿僧祇劫以後當得為佛，其劫當名唾曰鈚陀遍(漢言者歡喜見)，其剎土名阿迦雲(漢言者為藥王)，其病者莫不愈，其怛薩阿竭當號字惟首陀惟沙耶(漢言者淨其所部)。爾時壽四小劫，當有七十萬聲聞悉已從惠得解，皆當知八惟務禪。爾時當有十二億菩薩，一切皆入諸慧曉了漚恕拘舍。佛般泥洹以後，其法住乃至億萬歲已後乃盡。其剎土一切人至死無狐疑者，壽終已後不生八惡處。所以者何？用從佛聞深法故，諸垢濁不復著。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人而不可輕。所以者何？而從輕得其罪。」佛言：「我知人而所作，而餘無知者。而所趣向，其佛者乃知之。」舍利弗從其眾會言：「是事微妙，快乃知是。」則言：「從今已去不敢復說是者罪人、是者福人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人之所行不可議故。」

如佛屬所說阿闍世而得決，爾時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各各同願：「惟首陀淨所部惟沙耶作佛時我生其剎土，佛悉與決。其作佛時，而當往生後剎土。」

王阿闍世有子年八歲，名曰栴檀師利，應時取身上珍寶解散佛上，則言：「以是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若惟首陀惟沙耶而作佛時，我願為遮迦越羅。其佛般泥洹以後，我願承其後作佛。」所散寶物悉化作七寶交露縱廣正等，中有床坐具足若干之寶，其綩綖幨亦復如是。佛坐其床上，應時佛笑，無央數色光明而從口出遍於十方，還遶身三匝從頂上而入。阿難從坐起白佛：「怛薩阿竭不妄笑，當有意。」阿難嘆佛：「其智慧甚尊，無所罣礙，悉知一切人心之所行，隨其所欲教照令各得所，天上天下而獨特尊。所因緣笑故，唯願欲聞。若十方一切人悉在前住，一一人問億百千那術事，悉則發遣而無留難。屬之所笑唯聞其說。已過去當來今現在，佛悉而具足，無所罣礙，屬之所笑惟決其疑。其光明悉逾於日月、過於釋梵，壞諸遮迦和山，令一切悉見其光明。見其光明者，人則無所復著。所以者何？佛以無瑕穢故。屬之所笑，惟願發遣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栴檀師利者已供養我，而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稍稍而至惟首陀惟沙耶作佛時，而生彼剎，當作遮迦越羅。舉家室僕從當供養其佛比丘僧，至竟無有已。其佛般泥洹已，是兒當習其

後，便於遮迦越羅壽盡，當至兜術天上。從上竟壽而下，當生彼佛剎而自成佛，號字栴檀羸尊，所有一切如前佛無異，其壽適等，諸聲聞菩薩亦復適等。其從阿閦世所諸餘菩薩悉皆言：『若文殊師利在所方面，亦復如佛無有空時。所以者何？有所作為與佛無異。其有菩薩為文殊師利所教者，無所復異。何以故？無復生於惡處者，不畏眾魔亦不畏罪，不有所沾污。若城郭郡國縣邑丘聚，若有學其法者，若有持是經諷誦讀者、若書者，見是輩人，當如見佛無有異。在所方面而聞法，則當念則是佛處。』佛謂諸菩薩：『審如若之所言。所以者何？已過去無央數阿僧祇劫，有佛號字提恕竭，則與我決，當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而成為佛。我以髮布地，令怛薩阿竭而蹈之。正於是處而得決言：「汝過阿僧祇劫後而當為佛，號字釋迦文。」時提恕竭佛謂諸比丘僧：「是所受決處，不當以足蹈其地。所以者何？是則極尊神處，諸天人民一切當共事是處。誰有於是而起塔者？」應時八十億天皆念言：「我而起之。」有迦羅越名颰陀調，則白言：「我欲於是起塔。」則時便作七寶塔，嚴莊甚好。事已訖竟，至提恕竭所白言：「所作塔以成。聞怛薩阿竭其福如何？」提恕竭言：「若菩薩在所處得法忍，圓如車輪而起作塔，下行盡地際，諸天鬼神一切當已其土供養，當如舍利無異。如是菩薩所授決得法忍處，圓如車輪，滿中七寶，上至三十三天持施與佛。有作是塔者，其福出是上。」其佛言：「如我授摩納決，而後當作釋迦文佛。汝作是塔，因是功德，當從釋迦文佛授決，却後阿僧祇劫亦當成佛。」』」

佛語眾會者：「乃知時迦羅越颰陀調不？」諸會者不及。佛即言：「今在會中迦羅越子，名曰作羅一耶閦是。」應時怛薩阿竭而與決言：「汝當作佛，號字須陀扇(漢言者名曰決見)。」佛復言：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而書是經、若諷誦讀、為一切人說解，其法處圓如車輪，塵等下盡地際、上至三十三天，其智者取中一塵而供養之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從是法而得忍故。」佛言：「若男子女人，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佛剎土，日三反持是施與，但專念是。其所復作，如是百劫千劫、若復至百千劫。其有諷誦讀阿閦世品者，若恭若事、若諷誦、為一切說，而解其中慧，其心信向無有異，是福出彼所作施與功德上。若男子女人，於百劫而持淨戒，卒聞是法信樂喜之，其福出彼淨戒功德上。雖為人所撾捶罵詈百劫亦不起意，是為忍辱。其聞是法信向，於中作忍，出彼忍辱上。於百劫而精進，恭事一切人，亦不以為勤苦、不惜身命。其聞是法信，而為一切人解其中事，其福出彼精進上。其身於百劫守禪，不如以是法而教一切人，其功德出彼守禪上。若有百劫而行智慧，聞是法解心本清淨，其功德出彼上。」

諸菩薩皆白佛：「吾等悉當奉行，所至到諸佛剎，當以法而化人。」佛語諸菩薩：「汝所至奉行法教，一切所作如佛無異。所以者何？是法悉解佛事故。」一切諸會菩薩悉以花供養，散怛薩阿竭上，遍三千大千剎土。諸菩薩各自說：「是法實尊。其釋迦文佛之所說，當久在閻浮利地而與明。文殊師利者常當久住。所以者何？常當從聞深妙之法。」諸菩薩言：「推身未而報其恩。」

佛言：「若男子女人從人聞是法，亦不以身報其恩。欲見怛薩阿竭者，視其男子女人所聞法處，當供養如佛。其有信於是法者，視其人當如見佛。」諸菩薩從座起，為釋迦文佛作禮，於是恍惚而不見，各各還其剎土。以是法自於處所，為一切具足解說是慧。其聞是法者無央數人，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

佛語彌勒菩薩：「持是法當諷誦讀，當為一切廣說其事，當加哀天上天下及一切。」彌勒菩薩白佛：「我以從過去諸佛所已聞是法，持諷誦讀已。今復還聞是法，今亦當廣為一切說法。雖怛薩阿竭般泥洹已後，我在兜術天上，若男子女人欲學是法，我勸助護之。後末世法一切欲盡時，其有聞、其處所有是經，當知我之所護。若有魔中道而欲壞敗，我當護之，令不得其便。」
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當持是法，諷誦讀，決諸狐疑。若阿須倫興師起兵，欲覺擊天帝，當念是經，應時得勝，其兵即却。」佛復言：「若有郡國縣邑丘聚其奉事是經，皆當往護。其遭縣官者、若入縣官者，當念是經。行賊中當念是經，若為賊所拘擊當念是經。若在曠野當念是經。若見怨家、若與怨家相得當念是經。其有至心於是法者，無而得其便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持是法諷誦讀，當為一切說解其法。若有男子女人從若聞是法，便無狐疑。諸狐疑索盡，則不復為罪所覆，亦不為生死之所覆，亦不中道離法之所覆，一切其有作邪道者則為不行，終不與魔事而相當值。所以者何？用聞是法故。其已作逆惡者，聞是法信樂喜，則已無逆惡，亦不受逆之罪。」

摩訶迦葉白佛：「我證知是法，屬文殊師利於阿闍世所食時說是法，解作逆惡之事，應時得歡喜信忍，悉為解狐疑。我今說之。其有犯逆者，從是法忍悉得解脫，亦當如阿闍世。」應時摩訶迦葉復言：「一切人本悉淨，而自作反是我所非我所，亦不而自知其本淨。悉以曉了本淨者，所作罪則解脫無有，而知如阿闍世者。是以一切愚人，所作反還自殺身，便因是而得勤苦，便入泥犁。」摩訶迦葉言：「其奉事信樂是法，吾等證之，不復墮惡道。」佛言：「如汝之所說。一切諸佛菩薩心無瑕穢。」

阿難復白佛：「惟怛薩阿竭令後世人見是法。」怛薩阿竭應時從身之相放光明，照無央數佛剎，諸垣牆樹木皆有音聲：「其法當爾。

所以者何？若劫盡火起，其當聞者會是法。若當聞是法，雖在於海中會還得聞是法。」佛語阿難：「如垣牆樹木之所聞聲，審如其言。其已作功德者、已作摩訶衍者，後世皆還得聞是法。」
說是經時，諸天及人九萬六千悉得須陀洹道，七萬八千人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二千菩薩得無所從生法樂忍，八千人皆得阿羅漢道。是三千大千剎六反震動，眾冥悉開闢而悉明。諸欲天子、諸色天子，以若干伎樂而供養之，皆以天華天香共散之，言：「所謂法輪，聞是法者已為逮法輪轉。諸外道者聞是法即而自知。是故因為伏是者則菩薩印，其得是印者乃到佛樹下。」
佛說是經，王阿闍世，諸菩薩，文殊師利是為本，諸聲聞，舍利弗、摩訶目揵連、阿難等是其本，諸天、揵陀羅、一切人，聞佛所說，前已頭面作禮而去。
佛說阿闍世王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